

# 红旗渠赞歌

□朝君

我用诗的柔软去敲击太行之石,没有钟磬之音,只有钢钎、铁锤的猛烈撞击。我用色彩的隼美去装饰渠水的烂漫,没有彩虹霞光,只有汗水的汇集、怒吼的涛声。这个劈开的世界,是林县人民的壮志。这个漳河之水凌越天地而来,是日月更迭、人定胜天。

每把钢钎旁,都挺立着一个刚强的勇士。每个铁锤下,都有一个磐石一样铁姑娘的英姿。没有双翅,却在峭壁上飞舞;那灵动的钢撬,是除险队的一把把钢枪。凌空飞艇,一座座渡槽连接着群山峻岭;那化坚初为柔软的飘带,是红旗渠最惬意的壮美。

这里的每一块石头,都鸣唱着一首赞美的诗。这里的每一朵野花,都开放着一个英雄的故事。这里流淌的渠水,曾经染红了鲜血,揉搓着泪水,还有牺牲的撕心裂肺。这一千五百公里的渠道,都是钢铁与岩石的交融,是顶天立地,是地声震裂到九霄云外。

这里的雄壮,是戮裂的双手对山石的塑造。这里的战场,是铁姑娘们在山洞里赶着烟霭挥舞的衣衫。烈日炎炎下,黝黑的胴体成了灵动的山石。皑皑白雪中,一张张冻红的脸庞映衬着红旗渠的秀丽。

二

这座山叫太行山,虽然雄壮巍峨,却缺乏水的润泽。这片山石垒起来的土地,叫林县,世世代代,十年九旱。涧水干涸,泉水如滴;把水作为希望,把水作为生命。背井离乡,流离失所;一个水字,写满一生的辛酸。

这里的庄稼渴、牲畜渴、石头渴,村庄更渴。那人呢?生活在这里,怎样繁衍生息?无水而绝收的历史就有三十八次。野菜吃光,吃树皮;望着皸裂的土地,水只

能是一种渴望。

一盆水,小姑洗过了,丈夫洗;媳妇洗过了,沉淀后婆婆再洗。这盆水是千辛万苦从峭峻的大山深处用扁担担来的。这盆比油还贵的水,是林县人民声嘶力竭的呐喊。这渴死的太行,这崎岖的日子,救命的水呀,难道只能是一种期盼?

“一桶水”的故事,让桑老汉失去了刚过门的儿媳。“一口滴水泉”的故事,差点让村民对垒血斗。一桶水,一条命;一口泉,两个村,眼望欲穿的水呀!太行,苍天,水在哪里?水在哪里啊?

三

杨贵,一个肩负使命的县委书记,来到了林县。杨贵,一个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铮铮汉子,来到了林县。一张引漳入林的蓝图,摆在十万要劈开太行山的大军面前。一条拦腰斩断太行山的蓝色飘带,胜过千万次声嘶力竭的呐喊。

任羊成,一个腰系大绳、飞崖下壑、凌空除险、扫除障碍的“飞虎神鹰”。任羊成,一个引水信念至上、明白一滴水就是一条命、不惜粉身碎骨的除险队长。这个“小老虎”,失足跌在圪针丛里,背覆枣刺儿,忍着疼痛,又爬上山崖。这个共产党员,不惧石头砸掉三颗牙齿,依然凌空除险,血溅满山。

吴祖太,一个红旗渠建设的设计师,用他的一双慧眼穿透太行山。吴祖太,当代鲁班,他精心设计,奇思妙想,难度远超他知识的承载。空心坝、双孔洞是他的杰作,青年洞是他的丰碑。他用鲜血溶入红旗渠,用生命撑起太行山的脊梁。

还有民工排长张运仁,把三十八岁的生命定格在爆破的塌方里。妻子强忍悲痛,又把十三岁的儿子送上修渠战场。还有十万个战斗在太行山上的民工,像愚公移

山一样,开山、填沟、凿洞、架桥。还有整个林县的父老乡亲,推车、钢钎、绳索、炸药,肩挑手扛、骡马搬运、翻山越岭,筑起太行山一样的后盾。

四

极度的物资贫乏,没有让勤劳智慧的林县人民退缩。没有钢钎、铁锤,就地取材,土炉锻造;没有水泥、石灰,就地建窑烧灰。自制炸药,炸山取料,石砌的渠道、石砌的渡槽。块石、石子、砂浆,一切都取材于太行山,一切都来源于林县人民顽强拼搏的精神。

从山顶打竖井,增加工作面;三十四眼竖井,把两个工作面拓展成七十个工作面,使曙光洞的普通时间提前两个月。凭一个水盆、一个土造的“水鸭子”水平仪,二十米一移,二十米一移,不知磨烂了多少双鞋,终于把红旗渠七十公里移完。

凤凰双展翅,铁姑娘的双手握紧两把钢钎;组织赶烟队,减少了放炮的时间间隔。一个方案,贯通了青年洞,缩短了绕山的距离,也铸就了青年洞的举世闻名。

十万人的十年,惊天动地,泣鬼神,英雄的林县人民终于在太行山上凿出了一条河。这条荡气回肠的“人工天河”红旗渠一千五百公里的流水声,是在泣苦,还是在歌唱。哗哗的流水,你到底是甜的还是苦的,只有经历过千辛万苦的林县人民知道。穿山越岭的红旗渠,是柔美,还是巍峨;壁立万仞的太行山,你是林县人民不屈不挠挺拔的脊梁。

红旗渠不仅是一条河,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,激励着中华民族顽强拼搏的意志。红旗渠的水,不仅滋润林县的山河,更像梦一样的理想,润泽中华大地苦尽甘来的心田。这是林县人民梦想的实现,把一个贫水缺水的太行山变成了壮美如画的秀美山河。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,是永远激励中华儿女前进的号角。

## 悠悠登山记

□布衣

外孙悠悠今年4岁了,攀越鲁班豁是他的第一次登山活动。周日,悠悠和爸爸、妈妈、姐姐一起攀越了鲁班豁,周一早上一见我就很兴奋地说:“姥爷,昨天我们登山了,那山可高了。”

“哦,山那么高,你是怎么登上去的?是爸爸、妈妈抱着吗?”我笑着,蹲下身子问悠悠。

“才不是呢!我自己登上去的。爸爸只是拉着我的手而已。”悠悠说着,小脸蛋上洋溢着一种喜悦和自豪。

鲁班豁,过去是林州石板岩千百年来唯一通道,是人们进出山里的必经之路,如今是太行山的一个著名景观,山势高崇,层峦叠嶂,道路崎岖,非常难行。近几十年有了太行隧道,人们进山出山都不再攀越鲁班豁了,只有极少数登山爱好者和驴友才会光顾。许多成年人都望而生畏,就连驴友攀越全程也需要好几个小时,真想知道小小的4岁男子汉是怎么克服困难攀越过去的。于是,我们两个坐在客厅的沙发上,开始了如下饶有趣味的对话。

“山那么高,你害怕吗?”我问。

“不害怕,姐姐和妈妈在前面走,我和爸爸在后面追赶她们。姐姐可勇敢了!一直走在最前面。”悠悠语气坚定地回答。

“登山累不累?”我追问一句。

“累,可累了!”悠悠很诚实地说。

“那你累了怎么办呀?”我又追问一句。

“休息啊,坐在石头上休息一会儿就好了,吃点零食,喝点水。爸爸、妈妈带了好多好喝的,有牛肉粒、面包、西瓜。”悠悠一边说,一边不停地比画着。

“路上你都看到些什么有趣的东西啊?”我说。

“石头,树林,蜘蛛网。登山的人可少了,在山顶只看到几位叔叔阿姨。路边的树上有很多的蜘蛛网,我还看到蜘蛛在享用丰盛的午餐呢。”悠悠回答。

“蜘蛛的午餐是什么呀?”我问。

“是小虫子。有苍蝇,有蚊子,还有,我也不知道那些小虫子叫什么名字。”悠悠一会儿很认真地端坐,一会儿不停摇晃着两只脚,自由自在。

上山容易下山难。据说,下山的路很陡,有时很长的路段根本就没有台阶,或因地势高高低低,或乱石铺就,崎岖不平。我接着问悠悠:“下山你害怕了吗?”

“没有。山上有个小超市,我们买了4个登山杖,是木头的,可坚硬了。我和姐姐还买了奶茶。”悠悠说。

“下山时,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?”我问。

“台阶。台阶太陡了,有些石头乱七八糟的,有大的,有小的。遇到特别危险的地方,爸爸、妈妈就抱着我走。下山时,我看到了农民伯伯的田地,还看到了河,可是没有水。”悠悠从沙发上跳下来又爬上去,似乎还沉浸在爬山的过程中。

鲁班豁西侧山坡上,到处都是农民开垦的田地。悠悠说看到农民伯伯的田地是对的。悠悠说的河可能是山坡上长年累月被洪水冲刷的沟壑,很像河但不是河。这个季节,太行大峡谷的露水河,也叫沧溪,应该是有水的。他可能没有看到。

“下山后,你们怎么回到了宾馆呢?”我问。

“我们开始坐了公交车,后来又坐了出租车。天快黑了,我们才回到宾馆。”悠悠说。

从上午9时开始登山,到下午4时下了山,一共用了7个小时。真是不简单!说来也很惭愧,我至今还没有攀越过鲁班豁呢。

“这次登山,你开心吗?”我问。

“开心。我还想去登山。姥爷,你带我去吧!”悠悠紧紧拉着我的手。

“刚刚登上山了,你为什么还要去登山呢?”我很认真地问。

“好玩。妈妈说登山可以锻炼身体,可以增强毅力……”悠悠回答。

我和悠悠的对话足足有半个小时,他始终保持着开心的样子。

## 父亲的镰刀(外一章)

□徐慧根

腰缠阳光的父亲,用镰刀翻动季节的词典,让日子沧桑次第推进,马不停蹄,恣意缤纷;让熙熙攘攘起伏的麦浪内心安然,闪亮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,撒落一地,诠释一切。

麦子,释放出金色的闪电,镀在父亲脸上的笑靥,洋溢着浩然之气,壮美、雄浑、茂盛、纯粹,且刚柔并济。

季节,在父亲的镰刀上匆匆赶路;熏风,细细地打量父亲微驼的身板。

大地喧嚣,繁花倾世,一片盎然。

父亲慈悲的神情感召众生,心依旧是空荡荡的,浸润沃壤的任何一句说辞。

父亲放下手中铮亮的镰刀,一把攥紧了泥土的体温,与心灵对话,瞬间变得无上清凉。

他坚信,立地,就能成佛。

趁太阳风的谣曲与墒情还未散去,一个人在大地的宣纸上种下一粒粒光芒,备下十亩良田,孕育波光的秀逸,在一部经书里平平仄仄地自由行走,活成浮云。

## 母亲的针线筐

一个针线筐,动用了整个家庭的暖色,禅坐在北中原大写的乡愁里,深居简出,皆成绝响。

母亲昏花的眼睛里,斟满了一盏光阴,用纤纤手指为浆,悄然越过了岁月的长河,没有借助任何一种修辞的摆渡,诸多况味,温润靓丽。

母亲用陈旧的谚语,品出了生活的悲喜。朝朝暮暮,不停地试探着冷暖的深浅,煞费苦心,为我们找到一处处可以藏身的补丁,让我们心花怒放地追逐日子,放飞梦想。

从乡村的黄昏,到四季黎明的窗口,晨曦里,善良的母亲搭乘一枚古典的汉字启程,用心打量一个个家人的身段,刷新了一帘帘梦的纵深与高度,耕耘清馨,清澈斑斓;折叠了一船船的乡愁与絮语,晶莹剔透,温润家园。

## 土豆们是扎根田野创作的排头兵(外一章)

□李振君

我感觉土豆们就是隐姓埋名深耕乡愁采风的排头兵,长期扎根乡村,深入泥土,倾听田野的呼声。

不要小瞧土里土气的它们,自信心满满的土豆将泥土作为创作生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,用情极深。

土豆们埋头创作,闷声不吭,以朴实的笔法书写家园,以累累硕果回馈大地。

它们饱含烟火味的作品口口相传,被群众炒得火热;酷似黄土疙瘩般的扮相惟妙惟肖,很接地气,深受乡村百姓的喜爱和欢迎。

## 以发黄的稻香为底色

以发黄的稻香为底色,在一方宣纸上,绘我的晋陶梦乡。

轮廓,借一群山的形状;几撇淡墨,线条作曲水流觞;一叶扁舟,顺流而下,视野疏旷。

三两芦芦,用鸟鸣作连廊,点缀茂林修竹,一方荷塘。

此处色调暖绿,适宜隐居,适宜吟哦,适宜寄情怀乡。

借大片的留白,作云天;用婉约派的风格,来豪放。

秋风起,江天辽阔,山水怡然自得。枫叶,在远处点了点,顿觉万紫千红,风清气爽。

我多想陪你,朝夕相伴,流连山水,从此与江湖相忘。



走进

□张洪斌/图 王若虹/文

也许轻轻地离开就是和你融为一体  
这些冬月的落叶无声地飘向大地

我的祝福是风,是月,是轮回的季节  
是一年新的开始和一些小小的间歇

## 一街风景入眼来

□桑明庆

我每天接送孙女上下学都要走小区前的这条街道,因为时间长了,看习惯了,便觉得它稀松平常,没有什么景致。直到有一天,小孙女说:“爷爷,这条街道真漂亮啊,有高楼,有花草,还有彩色的树。”我留心一看,果真如此,街上到处是风景。

小区对面有一个小型健身广场,每天早晨出小区门口,一眼就能看到一群大姐大嫂在那里跳广场舞。她们衣着鲜艳,有大红大绿,有红绿相间,还有一些粉紫搭配,真是别出心裁。远看,她们像一片翻滚的花海;近看,她们又像一朵朵盛开的花朵,给人赏心悦目的感觉。再听那音乐,有时快速激昂,有时缓慢柔情。音乐快速激昂时,这精彩色的资深美女像小姑娘一样,猛烈地扭动着腰肢,抖动着胯骨,夸张地甩动着臂膀,把她们的激情、豪放毫不吝啬地释放出来。音乐缓慢柔情时,她们款款迈步,双手轻拿轻放,像是在晃动着摇篮,照顾睡觉的小孙子,把她们的温柔、和暖以春风拂柳般的姿态展现在人们面前。每当看到此景,我心里总是想到这样一句话:“夕阳无限好,青春永不老。”

街道两边的树木高大威猛、排列整齐,如卫士一般。园艺师傅真会栽植,一段是梧桐,一段是国槐,一段又是银杏,不时还有枫树、松柏点缀。这些树木的脚下还有冬青、紫薇、月季以及叫不上名字的花草。这些树木把街道两边搞成了树的艺术展览长廊。春天,草长莺飞,这些树木沐浴着春风春雨,吐出了嫩嫩的芽尖,给熬过了寒冬的人们天高地阔的感觉。夏天,这些树木饮雨咽风,叶肥枝壮,显示出勃勃生机。秋天,树叶变色了,有黄的,有红的,有绿的,这大概就

是孙女说的彩色的树吧。银杏树举起金色的树冠,像披挂金甲金盔的大将军,彰显出威风凛凛的体魄。那枫树上被秋风染红的枫叶,像一把把燃烧的火炬,在秋日的阳光下分外耀眼,让人想起了“霜叶红于二月花”的诗句。冬天,绿色的松柏挺拔伟岸,如遇一场大雪,更能显示出它那刚毅不屈的性格。我想起了家乡那座巍峨的太行山,想起了在极其困难时期,先辈们用血肉之躯建成的“人工天河”红旗渠和它的姊妹渠跃进渠。

孙女的学校在这条街道的拐弯处,尽管不太宽阔,但那里的风景充满了亲情、温馨和希望。你看,每当送时,一个个孩子身着统一的校服,像一股股从山谷之中冲出的溪流,翻卷着浪花涌进校园,然后在校园里汇聚成一片汪洋。这片汪洋涌动着少年的纯净,涌动着人生的梦想。再看那送孩子的家长,目不转睛地看着孩子的身影消失在校门口才放心地走。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!接时又是另一番景象,孩子们像回巢的小鸟,诵读着古诗,扑扇着稚嫩的翅膀扑向家长的怀抱,有的还撒娇地亲上妈妈几口,有的则爬到爸爸或者爷爷的后背上,而后打打闹闹回家。没有接到孩子的家长像是油杓心似的不停地来回走动,不时伸长脖子向校园望去。没有被家长接到的孩子则像一只小绵羊,双眼不停地向四周搜索家长的身影,一旦发现目标,立刻张开双臂“飞”了过去。这场面让人看得舒服温暖,有一种掉眼泪的感觉,如同接受生命的洗礼。

街道上自然风景的存在,让人感受到四季轮回的魅力。岁月的沧桑和日子的丰盈。那跳舞的场景和学校门口的画面,则是一幅活动的风景,让这条街道有了四季都是春天的感觉,有了锦绣缠绕的印象,于是,抬头看去,到处是希望,满眼是生机。



竹(国画) □刘颜作